



游牧人的永恆

Nomadic Eternity

張智威 著

Edward Y. Chang

版權所有©2012 張智威

Copyright©2012 by Edward Y. Chang

紀念

父親張仰乾先生

母親杜淑真女士

自序

— 科學藝術的創新

無論是在科學，藝術，戲劇，或文學的領域，創新 (innovation) 的過程均要求具備下列“四必”。

1. 必須有追求完美的熱忱 (passion to pursue perfection);
2. 必須有基本的素養和心態 (a prepared mind);
3. 必須遭遇到困難的障礙 (being stuck); 以及
4. 必須發明新的觀點或新的方法突破障礙 (shift of paradigm)。

寫詩和寫科學論文（作者發表過百餘篇科學論文）的四必是相似的。主要相異處在於表達的方式。科學論文的表達必須理性且直接。詩的語言則偏感性和間接。兩者皆重視結構，但詩必須有良好的節奏 (rhythm) 與韻律 (rhyme)。節奏韻律之間，又以節奏為尊，為求節奏可以出韻。無節奏之詩無異於散文分行。詩的間接表達主要借重於直喻 (simile) 與隱喻 (metaphor)。如何使用文字，透過結構，節奏，韻律，和比喻來表達作者的意念並無鐵律。也因此，詩的創作空間很大。然而一首好詩，對這些技巧的運用必定有獨到及突破之處。獨到的顛峰乃是

自然與簡單。

以幾首詩為例簡短的解释他們“創新”的嘗試：

“逢”的用詞並無多新意。譬如“悄悄”與“寂寞”的對應已為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所用。然此詩一，三段不完美對仗的結構，以及第二段第八行出全詩的ou韻獨行，而第八行本身的上行與下行以ng內韻，有他們獨特含意。

“等”全詩押an韻。唯一例外的第十一行，以例外為意外，表達感情的挫揚。

“水痕”雖韻，却以節奏為主。全詩十四個不(或步)音和十四個“頓”(空格)主導其速度。

“窗”是首多媒體的詩。除節奏之外，聲音，空間，和時間參與他們重要的角色。

“撒瑪利亞婦人”使用許多比喻。約翰福音中的撒瑪利亞婦人有五任丈夫一位情夫，但有意誤導她是單身。此外，人，神，善意與罪之界綫和關係是非常細膩的。

“甘谷大佛”和“遊牧人的永恆”重在結構及節奏。長詩已接近短篇小說的範圍，極重結構。

“告別亞特拉斯的雲朵”除了描述北非人情風習之外，也描述了北非氣象物理及北非北方地中海和高原沙漠地理，是一首科學的浪漫寫實詩。

“霧”中的霧是個雙重傳遞的隱喻，霧隱喻病毒，病毒隱喻情愫。

這本詩集描述跨越二十年的四個人生階段：起始於心靈的悸動，

到信念 (faith), 希望 (hope), 然后到使命的愛 (love), 等於是本詩體的小說。詩集以第四個階段開始, 然后接着第一, 二, 三階段。寫作這些詩非常耗神費時。動名詞選擇, 結構, 節奏, 及韵律的調整等等都經過多次追求完美的修改。1997 在斯坦福大學修中西文化史時得悉 Michelangelo 當年雕刻“大衛”時請模特兒躺在水中, 然后慢慢放水, 隨著水與身體的接觸綫一刀一刀的模擬。2001 年訪問哈佛博物館影像研究室, 得悉許多名畫的油墨色彩之下, 隱藏有多層修改的底稿。這些多層的修改在今日紅外線及 X 光技術下皆顯露無遺。古今中外之精品創作, 多經四必之過程慢慢琢磨出來。想來我們不論是做科學研究, 寫詩, 或做其他的事, 也不必因為太過耗神費時的努力而慚愧了!

誠如愛迪生所說: “創新是百分之一的靈感 (inspiration) 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perspiration)”。我在 Berkeley 和 Stanford 念書時遇到許多絕頂聰明的同學 (譬如 Yahoo 和 Google 的創始人)。但是就從未見過一位不須努力便能成功的天才!

目 錄

第四篇 使命

遊牧人的永恆 (Nomadic Eternity).....	3
渡河.....	15
撒瑪利亞婦人 (Woman Samaritan).....	19
告別亞特拉斯的雲朵.....	23
泰姬之憾.....	28
苦難之路 (The Via Dolorosa).....	31

第一篇 年輕

逢 (Bowdoin Street).....	37
等 (MJH).....	40
水痕 (Watermark).....	42
日落.....	45
芽.....	47
窗.....	51



第二篇 試煉

甘谷大佛	57
手絹	61
阿布及的第一個月	63
克麗斯丁 (Christine)	67
霧中迷失	69
如果 (Grace).....	73

第三篇 成長

胡同	79
遲春雪	82
春天總是會來的.....	87
地鼠 (Gophers).....	89
秋熟之音	92
擇.....	95
圖片說明	100
作者簡介	102



第四篇

使 命

Thank you for guiding me straight and true through
the many obstacles in my path. And for keeping me
resolute when all around seemed lost.

— From the book of Eli



遊牧人的永恆

(Nomadic Eternity)

泥地覆蓋上手織的地毯
 莫漢請我坐下
 花生 甜棗 椰餅
 他的姐妹陸續擺着
 一瓶剛擠的羊奶 一壺茶
 我推辭了羊奶 莫漢說：
 “茶還得等一等…”

在瓦爾扎扎特
 雇了位柏柏爾*青年名叫莫漢穆德
 上了他的越野車 進入撒哈拉
 沒有多想 直到在 agdz 轉入
 曠野 才開始忐忑
 是有些欠考慮
 窗外視野愈加荒蕪
 柏柏爾青年低聲禱告
 我肚子開始犯嘀咕



相處兩天
 漸漸輕鬆起來
 想 他要是想綁架我或吃人肉
 第一天就該下手了
 我叫他莫漢 我們一起吃塔金鷄
 喝可口可樂

今早過了摩洛哥河后 莫漢
 問 可不可以路過他大漠中的家
 探探母親？“我和大哥住在瓦爾扎扎特
 母親還住在沙漠中 好久不見了…”
 我點了點頭 敲擊鼓樂中
 車 揚塵
 勁奔

穿過峽谷 攀過倆個
 大沙丘 遠遠
 土石堆成的房子許多 可以瞧見
 一片石林 小小
 尖尖的黑石 烈陽下閃耀
 莫漢解說：“每兩塊石頭界定一個墳墓
 頭部的石頭較大 腳部石頭斜擺是女的”
 “那么大的沙漠 這麼簡單的墳？”我問着
 他說 他們柏柏爾人的祖先
 多遊牧 從一河谷到



一河谷的遷徙
 在乾旱和戰爭間 千年流離

“遊牧人的空間是臨時的 不計較永恆吧!?”

繞過村女打水的井
 轉個圈兒 停在一個土房門口
 兩位姑娘聞聲出來
 莫漢的姐妹 一個白皙
 一個稍黑 低着頭
 臉龐都圓滿
 伸出右手來輕握一下
 置放在左胸前...

“... 茶該好了!”
 莫漢將茶壺高高提起
 茶水射入空杯
 注滿 將茶水倒回壺裡
 再注滿 “需要三次沖泡”
 莫漢說: “茶 薄荷與糖 才融和的好”
 一位中年婦人進門
 以為是莫漢的母親?
 起身就要致意



莫漢伸手阻止
“是個好奇的鄰居
我母親在外放羊…”

茶畢 莫漢帶我攀上
土房頂 后邊
一排棕櫚樹 看着
一小塊深綠的田
“哪兒來的水？”我好奇地問
“春天靠河 夏秋靠井”
莫漢解釋：“這田地原來由二哥料理
年前 二哥替鄰居挖井
挖了五公尺深 土崩…”
莫漢的聲音轉低沉
活埋了二哥…”
“大哥和我不懂農 進城打工
這田地 給了親戚…”
寬大棕櫚葉
安靜的搖弋…

“走 走！找我母親去！”
告別姐妹 帶兩皮囊羊奶上車
開過了來路的沙丘 莫漢才說：
“母親牧羊 已出發了三日”
茫茫的大漠 我欲言又止



想到那個倒霉的李廣…
而莫漢 似乎熟識大漠的每一起伏
每個濕地 下車查看蹄印 再攀
高處探探 似乎緣着他
孩提時以來的記憶？
遊牧人的血源？ 一個饅頭山丘后
兩位婦人 蒙面紗
坐在石堆上聊天

百頭的羊 在婦人們足下成扇形散布出去
一下車 婦人們便站起
莫漢像孩子般的裹在黑袍婦人
兩袖裏 “這是我母親
那是姐夫的母親”
姐夫自遠處奔跑過來…
母親的手伸出來緊握着 兩倍
我手的厚度 感觸到
深繭的紋理
我低頭吻母親的手背
遵循柏柏爾的風習

(哈哈 我已入撒哈拉三天
像是已沖泡了三趟的柏柏爾茶！)

不打擾他們
佯裝替羊們照相



靜靜的走向那扇形發散的幾何
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在世的時候也是挺艱苦的…

抬頭瞭望廣袤的大漠
永恆 似乎祇有乾旱與黃沙地
掙出一些小草
羊們啃食 一草到
一草 生來祇爲了死？
石縫 石縫
間 傳來母子們
嘻嘻 呵呵
多重奏鳴
喜樂的
音符
♫
就在那一個
瞬間 似乎感應到了
永恆

Sahara Desert, Morocco, 4/5/2009

注* Berber 北非原住民，他們的文化很可以追溯到 4,000 多年前。





渡 河

北非 一個多月不期的驟雨
摩洛哥 鄰接阿爾及利亞的
沙原上 掘出幾條泥河
一個上午 顛在
碎石和濕泥間
我們尋找過河的路…

春雨 洗去前車的軌迹
浸軟的堅籽 硬是從深泥裏
蹦了出來
近水窪的 擺着黃與白
乎乎的傻花 朝車窗噓多粉的風
遠水窪的多已枯槁
任越野車碾過 後輪烟塵飛起 瞧
遠天白雲 排列似一尾魚化石
幾百萬個百萬年
有誰在記載這些軌迹？

沿最乾的沙徑
試試 再探探路…



突然撞見一頭驢 迷途？*
又撞見一棵孤樹
在那兒掉個頭 驢子已不見
好一會 顛在碎石和濕泥間
尋找那驢子

找到了驢
河邊放牧駱駝的
主人 指着一處碎石河床
那兒 我們過了

今天 算是渡了
嘟嘟嘟嘟...

Sahara Desert, between Mharech and Ramlia, Morocco, 4/5/2009

注* 迷途驢：驚遇驢子，第一反應是“這驢肯定迷途了！”是嗎？
Job 39:5: “Who let the wild donkey go free?”





撒瑪利亞婦人

(Woman Samaritan)

John 4.7: When a Samaritan woman came to draw water

沙漠 經過你
泪影斑駁的城堡；
城樓 傳來你
哀怨悱惻地琴謠：
“我的城已早得很久很久了
誰來救救我的花和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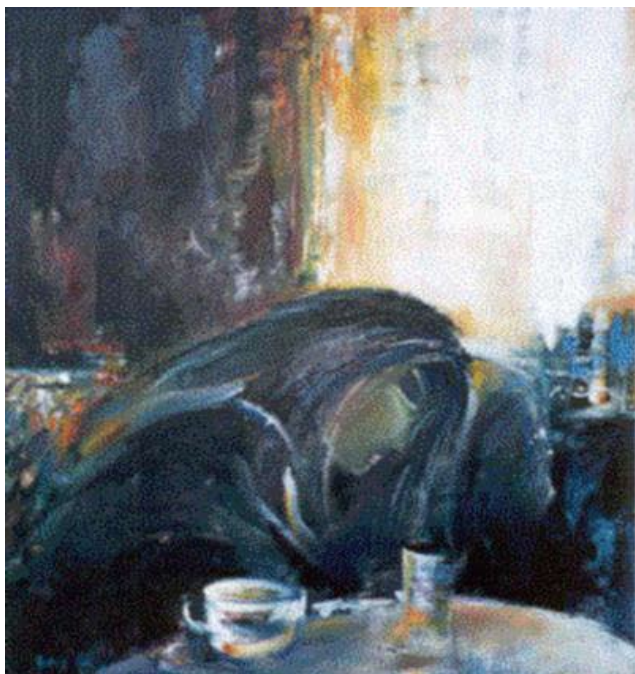
爬過乾裂的護城河床
攀上風蝕的牆圍 我
給了你一半的水；
你歡喜地濕潤
鮮花編成的長裙 舞過
滿庭枯落地花蕊；
你的眸子 明潔
如清晨初放的薔薇
輕柔地低訴：
“如果你真心願意
救救我的花和草
請給我另一半的水”
焚風吹動花環依着你



胸前高低起伏 一念間
就像是快要凋萎；
我給了你
最后的食糧和
一切的水。

你將食糧分成
兩份 把水注入長桌兩端
兩個空白的酒杯裏
回過頭來
幽幽地嘆息：
“你的善良… 如果
源出于你的本真…
又願意顧念我的名節
王子醒來前
請快快離去！”





所以我兀自流離于這嶙峋的
沙丘 倚靠着燃燒的沙墳
焚風焦竭我乾澀的唇
沙塵一粒 一粒填
補我空乏的靈魂
汗水 一滴滴
嵌你眸中最后
謝去的薔薇
淌入創痕
就像是
快要
流
盡
...

Santa Barbara, 2005 (修訂)
兩幅畫為鷺鷥的作品



告別亞特拉斯的雲朵

一早 我乘坐的螺旋槳飛機
在地中海飄來的雲霧中 嚕嚕升起。
一陣列的雲朵
向反方亞特拉斯山區¹迤邐。
那裏 從大西洋延伸到阿爾及利亞的山脊
還封存在積雪裏。

亞特拉斯 啊…
那兒的雪峰
有堅實的胸膛。
那兒的河畔
柏柏爾²少年和少女
牧羊 或洗衣裳。
那兒的山谷
多棕櫚 甜棗
多 蝴蝶飛翔。

雲朵飛越峽谷 深深
一如歐亞藍山雀飛越北非春嵐。
想晌午前
你們會抵達 Toubkal



輕撫雪峰北邊的臉。
凝結 溶化 下墜四千尺
入 Ziz 河 向撒哈拉東面蜿蜒。

我剛從那兒的河谷回來
沿河有洗衣的姑娘
你們可以淨潔她們的面紗。
或和柏柏爾青年擊鼓
泡一壺山茶。
或許也可以順著啜水的莖枝
攀升 潤澤一樹的橄欖花。
又或許解解駱駝的渴
沉澱駝峰從撒哈拉
帶回的塵沙。

再會啦雲朵
下次我來
你們應早已昇華於大漠盡處
乘晚風返回海岸歇息。
在地中海 讓相遇重新開始
向亞特拉斯山區迤邐。
那裏 從大西洋延伸到阿爾及利亞的山脊
還封存在積雪裏…

Drafted on the plane flying from Ouarzazate to Casablanca, and then Lisbon on April 7, 2009;
completed on May 24, 2009 at Beijing.

注1 Atlas 亞特拉斯山脈,延伸非洲北部大約 2,400 公里。

注2 Berber 北非原住民, 他們的文化很可以追溯到 4,000 多年前。









泰姬之憾

差旅印度
和幾位同事們成行
說好到亞穆納河畔
從班加羅爾飛德里 轉車到
阿格拉 四月的赤道
想 再暑熱也值得頂

班加羅爾 幾位孔子和釋迦牟尼的信徒
聚集 討論被“總部”邊緣化的挫折
是效法釋迦牟尼無求的等待？
還是學孔老夫子遊俠 一國一國的請托？
菩提葉下啜飲荔枝和芭樂
甜 却不盡融和的忐忑

沒想到 連三天的班加羅爾都頂不住
胸疼 額頭出汗…
是食咖喱 咖喱 又咖喱餐的不適？
還是議事的操煩？
印度同事們趕緊送我就醫
做心電圖 抽血查看…

“似無大礙”醫生說：
快回北京詳盡的驗驗

於是不得不急轉德里
再南飛繞行麻六甲海峽…
北上 想那些年輕人 明日四十多度烈陽下
北上 泰姬陵的征程
多么光鮮啊！
一顆憾珠*
在歲月臉頰上
唉 烙下一道傷疤

北京，5/4/2010

注*（反喻）歌頌泰姬陵最為傳神的，當屬泰戈爾筆下的《永恆之面上的一滴泪珠》：“祇有這一顆泪珠，泰姬陵，在歲長河的流淌裏，永遠光彩奪目”。



苦難之路 (The Via Dolorosa)

Matt. 4:19: And He said to them, "Follow me..."

向世界最低處
出發 在那兒可以保證
不能再更沉落了
浮在想沉也沉不下去的死海上
苦難中的一番自我幽默吧。

苦難 這些年來的試煉
一個接一個
本以為可以休息
一個接一個又來
累了 真累了。

從世界最低處 逆約旦河
北上 在與青青的加利利海
相接的河畔 休息 洗手 進食
圓餅與魚。

從耶路撒冷穆斯林區
沿着耶穌最後的腳步
擁擠的商店間 走向
加略山的岩石



一步 一步
他的顛簸
在他跌倒的路口沉思
他苦難的路…

回程下坡的路
輕鬆許多
今天的十字架
就留在加略山岩石旁邊吧！
走盡城西
感應石牆夏陽的溫度
譜一首歌
耶路撒冷的中午
唱一首新歌…

耶路撒冷，7/1/2010





第一篇

年 輕

你我似兩片雲朵
一陣風起 各分東西
再一陣風起
又相聚在一起
希望風能應許
將我們吹送在一起
降雨時
溶在一地的青草裏



逢 (Bowdoin¹ Street)

我從 Bowdoin 走過
街上的顏色似昨夜寒流的寫作
那原本蒼翠的儀容祇留下了淡淡的輪廓
紅 橙 與黃 悄悄已住進了這幅藍色
季節的沉默

右邊的樹
左邊的樹
遠 近方的樹
都商量好了脚步？
到晌午
我的棗會飄過你那小小的窗戶
輕輕地落在你春天種花的園圃
你着朱門的紅 逢我蒼白的橙
在天之出



蝶與蛾正在跳旋律外的舞
啊 來吧一陣濃稠的霧
盲了這季節的深度

我從 Bowdoin 走過
地上的顏色是風和雨的寫作
小小樹枝還在平衡昨夜的失落
那多重弧形的姿式²是這深藍色
季節的寂寞

注1 Bowdoin Street 在 Stanford 大學胡佛塔東南方向

注2 多重弧形的姿式喻多個問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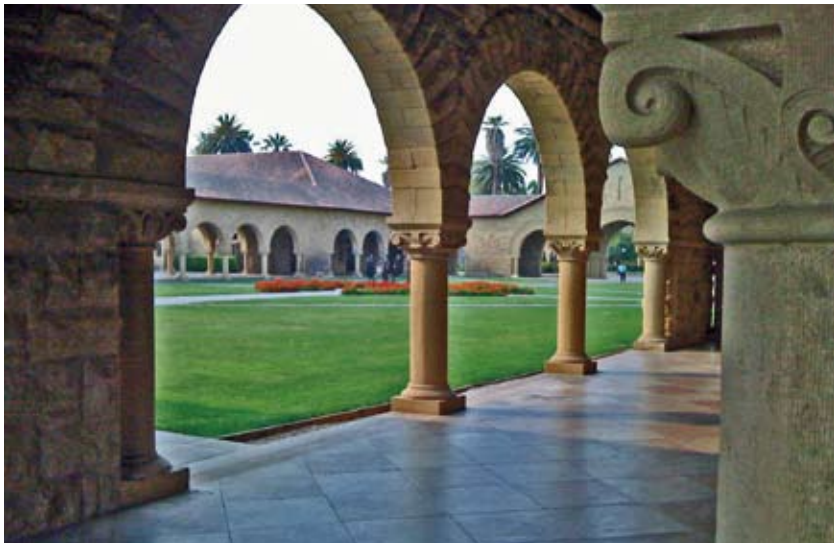
等 (MJH*)

踱過了 MJH 前的每一塊石磚
等候你出現
四角花園裏爭奪地嬌艷
駐足不了 我遊移的視線
似倆支箭 詰問每一張仿彿的容顏
祇可惜不能在那長廊伸盡處轉彎 或
上屋檐探探 像隻
輕燕 不會有這般的懸念

天空的形狀 四方分散
陣風 你在做第幾度方向的改變?
背后 疑似你走近的聲音
回首 秋寒一片
唉 這風景的顏色褪的有些疲倦

然後終於覓着了你那熟悉的眉和眼
珊珊前來 揉和着十月芙蓉的腴腴
你說你錯等在教堂后邊的書店
一直提着抱歉
接了過來我說：“真高興又再相見”
那秋風也拂不亂你微笑的臉
報答了我這時辰固執的心願

注* MJH, Margaret Jackson Hall, Stanford 計算機系舊系館
Stanford University, 11/5/1993





水痕 (Watermark)

最后一次
不漪出一絲輕風
不驚飛一雙林鶯
回身 悄悄 向
來路深處輕步移出

啊… 門門輕挪着呀… 是
向右 還是
左？
想必是你 以溫婉的手
輕柔的…上鎖
不曾扣門
不回頭 不悻
帷幕墜落的錯愕
不曾開門 不見
苜蓿野百合 開
漫山坡
不聞新月琴弦 草捻間低漾清波
你當不知一瀠碧川
曾寂寂
流過…

不蹭青澀石板
不留空回谷音
不掌一盞燈
微星 捉捕不住
默然逝去地
歸影…



日落

長天 倒影 雲彩間
駛向海灣西邊
遠天幾片薄雲
碎影 浮藻間似隱若現
黑夜自后面追趕上來
夕陽已落入了今日的終結綫
晚霞旖旎散落窗前
映着你冬紅的臉
在這一年白晝最短的一天…

橋墩向
反方向 一個一個
躲藏了去
這日 落的有些急
有些話躊躇在心口
想說 唉… 多說又有何益
這漸行漸深的天色
似我們的疏離



夕陽走時 留下
滿天霞景
你走的時候 留下一綫
料峭嵯零的山影

此刻 在那高高西行的天際
你可曾回眸一盼
這燈火闌珊 寒濤擊岸的海灣
而我今夜的燈火
一如今夜的夕陽 早已經沉滅的很深很深了
在這一年黑夜最漫長的一天…



Crossing San Mateo Bridge to San Francisco airport, 12/20/1993

芽

三月花香 飄
 滿聖塔庫茲深深地山壑裏；
 城市的少年女 順着花香氣息
 攀沿蜿蜒公路 來
 這兒 尋找自己。

山徑蜷曲
 伏在針葉林間 靜靜入睡；
 小喇叭水仙 喚不起
 跌跤老松 倒在地上皺緊眉；
 冬雨浸蝕秋落葉 揉着發芽地泥壤
 蔓出一股釀酒味…
 鞏音帶來少女 愛花
 折花 驚出半醒的土撥鼠…
 緩緩 揭開春闈…

嬌陽擠破針葉林的屋頂 投落無數光影；
 乍暖山泉滌去 一木
 一石 一季清冷
 春的顏色 涓流中蘇醒；
 小小水泡鼓足了氣 涵着陽光
 一影 溜
 到 一影 向過路人眨眼睛；



柔風輕堆 四方山林均勻晃動
漸漸 模糊了山景…

深山裏的
夜穹 點着許多小晶晶
營火升烟 朦去一片星海；
拆開一揉小紙團
兩頰泛出紅彩；
笑着 跳着 唱着
少年叫着：“她終於接受了
神的愛！”

這怎么可能呢？
是什么原因呢？平地上不開的花？
是高山空氣稀薄 頭腦缺氧了？
還是春暖溶化了冬雪 也溶化了她的
心思？
大家七嘴八舌的爭議着…

營火漸漸冷去
一盞小燭在心底悄悄地
暖起；
天亮下山時別忘了
把花芽也帶走
植在窗前空白了一季的園圃裏。

Santa Cruz, California, 3/20/1994





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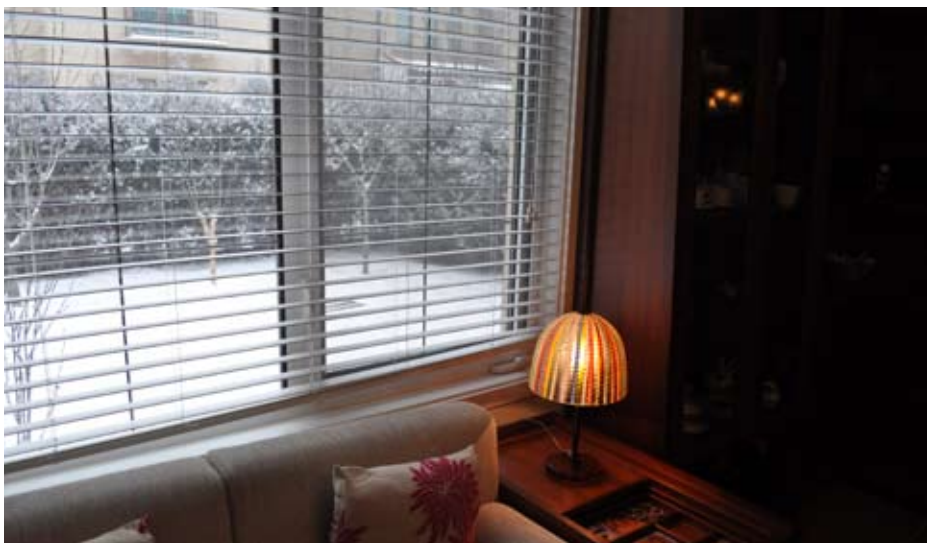
又溜逝一瞬光蕊
墜落在發愣的小窗前。
荏弱地月袖呀…怎挽得住
今晚？ 星子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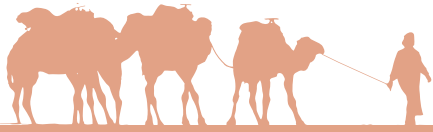
啞啞推開窗牖 向
星華舒吐出一季銅鏽的妮喃。
滿天河漢 渦旋過來
喚醒窗楣防陌客的小鈴鐺…
咝咝…哆哆…
搖起記憶的堤欄。
記憶地長流 溯
游 聆聽知更暮春啼
飛漸遠的尾弦…
樹尖 到
樹尖 擺着幾分
寒…

空間靜在時間縮尺內
變換姿容。
一窗一窗地
溜過 流過 或再走過
我深居的井窠中

Santa Clara, California, 8/12/1994







第二篇
試煉

縱使降落在異域
流過陌生的湖泊瀑布
也不至驚怕
我知道你會尋我
在每一個河口 溪谷
你會回頭望我
與海洋交匯的地方
你會永遠在那兒等我

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will not fear,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 Psalm 23:4



甘谷大佛

我不曾見他老去
不曾見他霜雪的鬢髭
傴僂的背
他走的時候步伐勻稱
還年輕

一張泛黃的照片中坐立一座大佛
他從故鄉帶來的
那黃河上游的故鄉…
年少時 晨起
他常在大佛山后牧放牛羊
展望黃河向平原伸盡處奔去
“那時以為平原便是太陽的家
不料日出總是更東…”

十七歲順河東游
急流中救過溺渡的人
上中原念大學却棄筆
從戎 救亡圖存
“後來便東渡來臺
和你媽媽結了婚生下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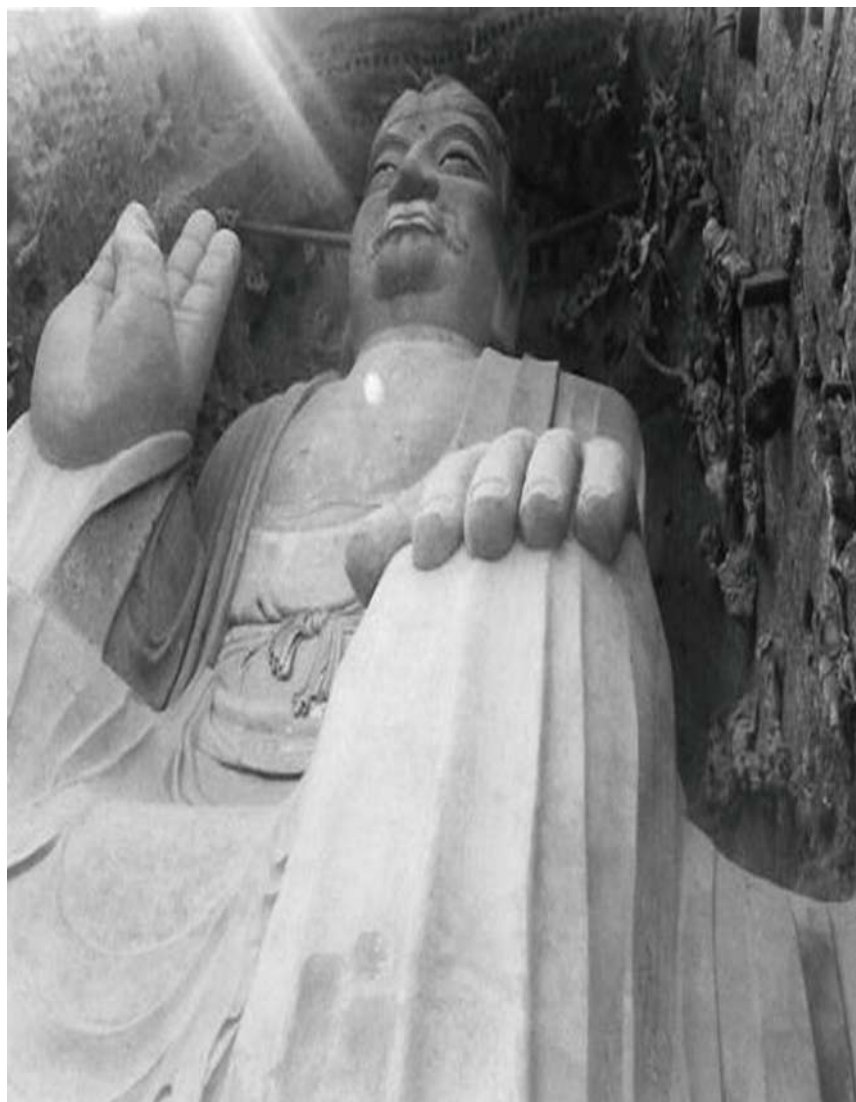


記得他哈着烟圈
微笑時說的

他常微笑
思鄉的泪水都藏在
溼地日記裏
苦 窮 他的甘蔗沒有甜的一節
廉潔 講義氣
病逝后 朋友們多來祭拜
二十多年來...
他播撒的種子常開在墓園的花瓶裏

在能西還前 他就走了.....

靜立在這大佛跟前
合起雙手默禱：
“您地老友 他在的時候
很忙
走的時候
還年輕...”





手絹

醒來
故國已在彼岸
千朵雲霧外

機翼向下方俯去
本以為歇息了的塵念 又
躡浮上來
小窗外 四方流離
許多小小地帆
小小折疊的手絹
啜飲一灣藍水

小小白白折疊的手絹
初行時 老母擦拭眼角紋綫
叮嚀幾句… 懂事以來都一樣的話
再囑咐兩聲… 唉呀…
……

打開… 折疊好… 再打開
左右揮動着… 越揮越小
人群中尋找母親
唯一的方向…

窗檐上水露幾滴向側方流去
那些帆影上的藍絲綫… 已依稀可辨了…



阿布及的第一個月

【第一天】

送女兒的長廊已經走盡
而她今晚的路還長
兩扇重門掩闔上來
就再也看不到護士們推送她的方向
想陪她走更遠
但又能幫什么呢？

手術房門口坐下
抬頭望 白板上的排程
今夜：

約翰布朗斯	67 歲
金布蘭	76 歲
女兒	1 天

【第二天】

小小的臉 細細血管
全都扎滿了針頭 繞過管綫
妻子懷抱着女兒 一臉憐惜的愛



寶寶臉色突然藍了去 妻子
嘶叫 護士醫生們趕忙搶救
妻子跌坐在地上…

“沒有一個完美的公式可以平衡生存與痛苦”

醫生對我們說：

“止痛藥可能停止寶寶呼吸
我們不得不停止輸送止痛液”。

在那之后的不知道多少鐘點裏

女兒在搖籃中掙轉

父母親無能 祇能

禱告

【第七天】

從荷馬史詩 讀出女兒

尿布的酸味

理想 現實

不能夠更接近 或

遠

晨醒謝禱

祈女兒早日康復

大方向都交托給了神

而換尿布云云

一步一步的路

歡喜的自己可以走…





【第二十天】

太陽 從前頭
后頭醫院樓上窗戶 折
射下來
兩倍的光 兩倍亮麗的日子

終於告別
四面倉白的牆垣
護士們和女兒道別
“再見”是頂不吉利的詞吧！
但我們知道
是得常回來的
回頭
不知女兒怎走過
這么苦難的路
再遠 再久 陪她
再走

Notes @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San Jose, 1994; compiled in 5/2010.



克麗斯丁 (Christine)

克麗斯丁 小女孩
克麗斯丁 每當星子探出頭來的時候
她又來了

甩兩髻長辮 神氣
眨閃亮的眼睛 這邊
那邊 查一查
“今天有沒有新來的寶寶？”
背負着手 走到這 逛到哪兒
加護病房怎有這麼小小的
老大？

滾一個大海灘球
乒乓碰碰
晃動每一個垃圾桶
護士們 擋這兒
攔那兒 “就沒人管教嗎？”
吐紅紅的舌 搖
小尾巴 小獅子頭的鞋拖得
啪嗒啪嗒 抱個大布熊
找沒見過的人便逗：
“我的熊會叫我的名字吔！”



熊熊肚皮振動着
“克麗斯丁
克麗斯丁…”

累了 想睡了
坐在角落的小床上把熊熊擺好
躺下 喉頭接上呼吸器
“每晚都得來加護病房睡覺…”
護士說：“克麗斯丁睡着后
呼吸便會停止…”

克麗斯丁 小女孩
克麗斯丁 每當星子探出頭來的時候
她又來了



Christine, five years old, suffered from sleep apnea and came to the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to sleep every night.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San Jose, 4/1994

霧中迷失

夜 低低地俯向燈燃的城…
太平洋岸霧 瞞
過岩岸衛戍 雙子峰間
開滿草般美麗的傘花
似海綿般溫柔悠游
突然 順夜幕向街坊暴襲下來！

灰了 都灰去了
街燈一盞盞捻熄…
這偌大迷茫的山城
難道就沒有脫逃的餘地了嗎？
游思在每一個禁止迴轉的路口
… 躊躇
右轉六折* 太繁 太遠？
回頭太艱難了嗎？
霧分子一層一層降低 依附過來
天地的間隔在胸口壓縮
… 窒息。

冬風剪落溫度計上的紅絲絨綫
雨息牽動微血管末梢 一縷一縷的
… 疼痛
自眉間向肩背擴散



這季節最微小 傳播疼痛的分子
亂竄 有些躲藏在四心房室
幽暗的角落
… 低鳴。

再堅韌的意志也寧靜地躺下吧！
讓分子 徑行他們的方向
據說休憩幾天就會好的
霧會在重力中沉澱
顏色在眉目間
… 逐漸會蘇醒開來。

Japan Town, San Francisco, 11/1996

注★ 右轉六折 等於合法迴轉。
霧是個雙重傳遞的隱喻。霧隱喻病毒，病毒隱喻情愫。





如果 (Grace)

Genesis 2:17: "But you must not eat from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如果賜我智慧與權柄 改造這世界
 我會先焚去時間 釋年輪
 出千年盤錯苦惱的因果樹
 再改道星河 將太陽隱藏起來
 月兒便失其嗟嘆缺陷的口實了。

遺失了圓 怎思索缺？
 時間流落了 不怕今天會被帶走
 衆星升華 光明沉寂的長夜裏
 我們終能免疫於
 視覺的幻惑 矜越伊甸園譴責地荆藜
 啊… 休息吧
 靜靜的躺下 讓我們以
 心靈相撫酸楚的肌理 縫合
 傷痕的裂隙
 雷電息怒了 終可以靜
 聽彼此噓息起
 伏 心悸撥
 動如山海間潮汐
 翻飛 霜雪紛紛 天與地自在交換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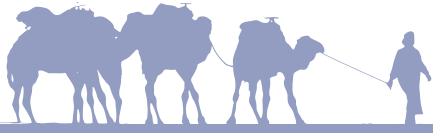


神若無限萬能
怎會後悔？
如沒有責罰的心
何必找罪？

天堂不必有天到地的深遠 四河的寬廣
如果賜我智慧與權柄 改造這世界
那伊甸園祇要植有 小小
小小 一株恩典的樹
容我們活潑的離子
自在依靠
交換
沉澱
為
一

Santa Clara, 1996





第三篇

成長

驟雨歇

剩餘的殘雲掩不住
天空整個 幾帶彩魚

出港的人們
快快揚起船帆
出發啦



胡同

秦唐俑 專諸劍
 贗品 秀水街廉價拍賣
 過東單 王府井
 換小轎 繞胡同 進裕泰
 沏一壺老舍喝不着的 盛字普洱
 昔 弄籠鳥 逗蟋蟀
 今 炒股票 湊房貸
 “莫談國是
 談笑則無礙¹”

故宮的屋脊 挺在霧靄裏
 古城牆 拆或是坍
 登貴賓樓遠探
 原汁原味的深灰 就祇剩
 太廟沿着筒子河畔 和
 中山公園北
 那麼兩段…

經正陽門 赴蘇州街²
 品宮廷佳肴



太監們排列伺候吉祥 格格帶路
兜假山 轉流水 越拱橋
穿游廊 貫花門 揮塵囂
來一盤招牌鹿筋
和推薦的老佛爺壽桃
聽 琵琶急行千山萬水
靠譜 但有些走調
再看齣變臉戲唄
露餡 徒弟們怯勺³
就像是做足療
祇有老師傅才掐得準穴道

一日胡同浸泡
如煎藥
文火 不可掀蓋
莫談國是
談笑則無礙

北京，4/2006

注1 老舍話劇《茶館》：民國時期王利發，把“莫談國是”奉為安家立業的銘言。

注2 蘇州街白家大院。

注3 北京土話，不懂行，鬧笑話的意思。





遲春雪

——三月十四 北京雪

π雪冰結春柳心
萬條垂下白玉鬢¹
今年東風無絮拂²
秋遲掛絲送清深³

注1《咏柳》【唐】賀知章：“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

注2《錯誤》鄭愁予：“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注3《柳》【唐】李商隱：“曾逐東風拂舞筵，樂游春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











春天總是會來的

今年北京的冬天特別長，一直到三月中還在下雪。三月八日，爸爸出門看到下大雪，就連班也不上的趕到頤和園照相去了。雪滑，他在頤和園后山臺階上摔了兩跤，回來後一直說景色宜人，忘了疼痛。三月十四日，又下了一場大雪，爸爸感言，柳樹的春苗可能給凍壞了，又趕忙出外照相。回來後爸爸寫了一首詩，大意如下：

(3.14) 日的雪，冰凍了春天柳樹想要開放的心。柳條垂下來的不是唐朝詩人讚美的綠絲絛，而是白玉般的冰絛。今年春天的東風可能沒有柳絮可以吹拂。今年的秋天，柳絲將遲遲的掛出，送深深的秋景。

今年冬天特別長，像似永無止盡。但是春天總是會來的。

張嘉容，北京，3/14/2010
油畫是林麗媛的作品



地鼠 (Gophers)

一個初春早晨
與園丁馬克先生約在
后山見面 寒風自太平洋吹來
新梢 依附着籬笆悸顫…

近來地鼠許多
山上花莖 灌木根
辛苦栽培的小青果 最氣死人了
每株都給啃
馬克笑了笑：“這些傢伙
起先總在邊界探探
討孩子們歡心
然後 三三
兩兩的入侵…”

馬克執着長鐵管
在鬆土間撥弄…
“來這兒看看
幾米深的坑 那邊還有個出口
至少已遷來了一個家庭”



馬克貌似不肖地說
“這些地鼠一旦定居
會網絡他們的地洞
然後一十 十百的
加倍繁生…”

“捕捉或是毒殺吧！”
我還沒問，馬克已主動提出
處理這些“移民”的建議：
“不死不收費 按件數來計”
我推說孩子們可能不忍 需
考慮考慮
他笑道：“土石流聽過嗎？
如不早處理 這山坡
恐怕撐不過下個雨季”

和妻子商量…
“我們也是移民啊！”妻說
於是決定接納了地鼠家庭
“果果兒就給他們吃吧”

幾個下午 追逐地鼠
孩子們 穿梭天堂鳥間…
復活節 在他們家門口藏蛋
一個春節 孩子們上下階梯舞獅
“驅年” 保佑山坡平安
偶爾和妻子上山
遠眺太平洋地平綫
山巔 樹間
唏唏噓噓
生命盎然

Santa Barbara, 4/2003





秋熟之音

秋午暖陽

烘烤石牆 攀緣的
藤子 墜着幾條受爭議的
肥瓜 城市來的傻瓜
辦不出 絲瓜？
冬瓜？

熟石榴 飽豆莢
竹林間搖擺幾株俏蘭花
覓食的田鷄
唧唧又呱呱





遊天池的孩子們
歸來 沿着梯田埂
稻草匝 籬笆
清溪邊 洗倦足
唧唧又啞啞



靜夜 月隱
枝落水塘划
蟋蟀 青蛙
唧唧又嘎嘎

浙西大峽谷，10/2009



擇

第幾度？
又一次錯誤地估計
迷途於每個分歧路
才踉蹌於此 楚風凜冽的蘆野裏

唉 棋已下僵
再思尋也是無益
佯裝着未錯
苦苦哀求地悔一着棋？
還是法那垓下英雄
不必飲泣？

悔了也罷！
憑欄視水東流
習記憶中諸多煩憂；
日復一日 再負手
再掬一次泪
漪起汨羅千古萬里雲愁
還是快快藏身最后未沉的
扁舟 舵向虞美人亘古地溫柔？



沒料到錯后却又還是分歧路
是補償？或是再錯一次的楔序？
將成是敗非的空虛
都拋落深澗下去
辟一行蘆荻 擇自己的路
趁天未晚前超越那尚未華了髮的子胥

Palo Alto, 12/1993







頁數	地點 (年份)	作者
2–18	Sahara Desert, Morocco (2009)	張智威
20–21	Water Color Paintings	鷺 鷺
22	Ouarzazate, Morocco (2009)	張智威
25–27	Sahara Desert, Morocco (2009)	張智威
30	Dead Sea, Israel (2010)	張智威
33(a)	Jordan River, Israel (2010)	張智威
33(b)	Jerusalem, Israel (2010)	張智威
39–41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張智威
42	Coral Sea near Cairns, Australia (2011)	張智威
44	Marina di Carrara, Italy (2010)	張智威
46	Haifa, Israel (2010)	張智威
49(a)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 license	Mila Zinkova
49(b)	Notre Dame, Paris, France (2009)	張嘉育
50(a)	Venice, Italy (2010)	張智威
50(b)	Amsterdam, Netherlands (2010)	張智威
52–53(a)	Portovenere at the Gulf of Poets, Italy (2010)	張智威
53(b)	A lamp carried around the world from Venice to Beijing	張智威
59	Gangu, Gansu, China (1998)	張智威
60	San Francisco	張智威

頁數	地點 (年份)	作者
62(a)	Florence, Italy (2009)	張智威
62(b)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張智威
64–65	Stanford Memorial Church (2010)	張嘉容
66	Vienna, Austria (2007)	張嘉恩
68	Nazareth, Israel (2010)	張智威
71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 license	Mila Zinkova
72(a)	Niagara Falls, Canada (2008)	張智威
72(b)	Barron Falls, Kuranda, Australia (2011)	張嘉容
75	Bath, UK (2009)	張智威
81	Beijing Walls , in his book of “Peking” (1906)	S. Yamamoto
82	Shunyi, Beijing, China (2010)	張智威
83–85	Summer Palace, Beijing, China (2010)	張智威
86	Oil Paintings of Summer Palace (2011)	林麗媛
88–91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2003)	張智威
92–93	Zhejiang, China (2009)	張智威
94(a)	Jungfrau, Switzerland (2007)	張智威
94(b)	Jade Dragon Mountain, Lijiang, China (2007)	張智威
97(a)	Bowdoin Street and Stanford Ave., Stanford (1993)	張智威
97(b)	Phuket, Thailand (2011)	張智威
98–99	Jerusalem Panorama, Great Wall Panoramas (2010)	張智威

張智威 (Edward Y. Chang)

1999 年受聘加州大學 Santa Barbara 分校電機工程系，2003 年獲得終身職 (tenure)，2006 年晉升為加州大學電機工程正教授。2006 年三月起擔任 Google 中國研究院 Director of Research。張智威主持過國際計算機協會 (ACM)，電氣及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和 WWW 等多個國際學術會議。發表過一百多篇學術論文，二十個專利，以及出版《大規模多媒體信息管理與檢索基礎》教科書。他是 IBM 教授獎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 (NSF) 頒發的杰出學者獎得主。

張智威畢業於加州大學 Berkeley 分校，1994 年獲得 Stanford 大學計算機碩士學位，1999 年獲得 Stanford 大學電機工程博士學位。

作者網頁：

<http://infolab.stanford.edu/~echang/>